

<<树巢>>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树巢>>

13位ISBN编号：9787536693135

10位ISBN编号：7536693133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

作者：东君

页数：43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树巢>>

内容概要

我们知道，一个缺乏理性基石支撑的社会是可怕的，但一个滥用理性的社会同样是可怕的。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马老爷试图在马家堡建立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以他为起点，也以他为终点。用我们现在的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父权社会。

父与权力、土地结成三位一体，这是悬在所有人头上或心中的等腰三角形。它看上去是稳固的。

于是，马老爷作为人，一方面被神化，另一方面他又被不可避免地物化。

书中有父子、兄弟之间的二元对话，有小国寡民式的理想社会的描述，有对古希腊神话的戏仿（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新的神话体系）。

有对儒、释、道、基督教的阐明，有对神、人、鬼、兽共同构成的世界的大胆设想（这里面也出现了四种话语：神话、鬼话、人话、兽话）小说中盼人物似乎可以在我们所熟知的神谱中找到对应的神灵。

因此，作者写作这部书时，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制造象征的神话诗人一位美国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梦是个人私有的神话，神话是众人分享的梦。

<<树巢>>

作者简介

东君，原名郑晓泉，偶尔亦用肖泉这个名字。
一九四七年生于浙江温州。
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兼及诗歌、散文、随笔。
若干作品曾在《大家》、《收获》、《江南》、《人民文学》、《上海文学》、《西湖》等文学刊物发表。

书籍目录

第一卷第一章 马老爷论进食与出恭第二章 女人斗脚，男人斗嘴第三章 相脚第四章 女先生斗歌第五章 奇怪的便秘症第二卷第六章 马大憨出世第七章 傻子与美女第八章 吃荤的胃与茹素的胃第九章 聪明人与傻子第十章 安乐岛第十一章恋爱中的傻子变聪明了第十二章 “浑沌”死了第十三章 阳寿买卖文书第十四章 太阳出来了，马老爷要晒寿材第四卷第十五章 大力士出世第十六章 初欢第十七章 拿起农具打鬼子第十八章 马家军第十九章 来一点“精神之爱”第二十章 吐火怪兽第二十一章马万卷论仁第五卷第二十二章大智大慧第二十三章马大原第二十四章鬼子见鬼了第二十五章粗长的和短小的第二十六章生死劫第六卷第七卷

<<树巢>>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群山环抱的马家堡如同一个巨大的容器，里面灌满了风、水、阳光、湿气 and 炊烟。民国初年春日一个微冷的清晨，马老爷家的长工李金宝挑着一担粪水沿着一条毛渠向村外的田野走去。扁担压着他瘦削的肩膀，发出有节奏的吱嘎声，听起来他的肩胛骨仿佛在被一寸寸折断。粪桶上面放了一团稻草，以免粪水外漾，潮湿的空气使里头的气味变得异常黏稠。李金宝每天清晨闻到这股气味便会打一连串的喷嚏，直到眼冒金花为止。马老爷大清早起来时，也会打一两个优雅的喷嚏，假若正在旁边，李金宝就会竖起拇指说：老爷千岁。

而在马老爷面前李金宝却连个喷嚏都不敢打得响亮。现在马老爷不在，他痛痛快快地打了十八个喷嚏。擦了擦鼻水，李金宝放下粪桶，用粪勺把粪水舀进水田。沉寂了一宿的田野现在舒活开来了，泥土发出“嗞嗞”的吮吸声。云散雾开，太阳出来了。清晨的阳光用仁厚的手掌抚摸着长工李金宝的脸和两桶粪水，当李金宝看到粪水里映出自己黯淡的面孔，未免有些伤感。那时他觉得是在把一勺勺粪水舀进自己嘴里，对这件祖传的脏活厌倦透了，近乎麻木。但渐趋强烈的阳光很快又使他恢复了劳动的热情。他站在马家堡的田头，看到的阳光和人畜都是旺盛的。

说马家堡是一块藏风聚气之地，那是没错的。南边一支山脉蜿蜒入海，有龙马奔聚的气势，那就是风水先生说的龙脉；西边一支山脉延伸到马家堡的村口，挡住了西来的煞气；北边一支山脉与东边一支山脉相衔，形成了一道弧形的屏障。两山之间有一条溪流，常年汨汨流淌，在坡度平缓的山野放出耀眼的白光。溪流曲曲折折地穿过田野，在马老爷的住宅前会聚成一方池塘，也就是风水先生所说的正穴，好像那是上天特意为马家人造设的；若是夜晚，池塘里的点点波光看上去仿佛雪亮的银子，人们说那是一团流转不息的财气，有了它，马老爷就可以得风得水了。说起马老爷一家，谁都知道，那是一个出了名的饕餮家族。马家人把每天吃进的饭菜稀释为一担担粪水就是一个例证。每天清晨，当马家的厨娘拿马勺搅动锅里的食物时，长工李金宝也开始用粪勺给老爷的土地施肥了。可以想象，桶里的一堆堆粪也许就对应于盘里的一只只喷香的白斩鸡、一条条鲜美的鲫鱼、一块块脆嫩的红烧肉……可最后它们通过了马家人的身体欢乐地涌向田野。长工李金宝也通过粪便悟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老爷吃山珍海味屙出的是粪便，我吃咸菜萝卜屙出的也是粪便。

李金宝的老婆数落他时，他便常常拿这话安慰自己。李金宝说的老爷就是我的曾祖父马戡，远近村子里的人都管他叫马老爷，很少有人直呼其名，仿佛“老爷”二字就是他的本名了。后人替我们马家修谱时，特地给我的曾祖父写了一篇赞。据修谱先生描述，我的曾祖父像传说中的孔夫子一样身高近两米。他的一双大手像蒲扇，他的一双大脚像大象的耳朵，他的眉毛比人粗，额头比人高，人中比人长，有一副富贵长寿之相。他的身体看起来硕大无比，冬天的时候，可以让几个妻妾在他怀抱里取暖；夏天的时候，可以让几个儿子在他身边纳凉；假若他躺在地上，一只蚂蚁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横跨他的身躯。有人做过这样的计算：一般人做一身长袍顶多只需一丈二尺布，而马老爷至少需要两丈八尺布。对马老爷来说，不合身的并非外面的衣服，而是里面的饭菜。因为他吃起饭菜来总是像把一大堆雪填进井里，很快就消失不见了。为此他常常向厨娘抱怨，不是责备厨娘的手艺不好，而是责备她把饭菜弄得过于精美，以至他的胃口

<<树巢>>

变得出奇地大。

为了侍奉马老爷的肚子，猎人们在森林中气喘吁吁地追杀一只只穿山甲；菜农摸黑从山坳里挑来一担担新鲜蔬菜；为了马老爷的肚子，石碾子在晒谷场打滚、牛在田地里流汗、一只只羔羊把脖子怯怯地贴近刀口；为了马老爷的肚子，一群农夫在大雨来临之前挥汗抢割玉米、水稻、小麦，而他们的儿子饿得两眼发绿；为了马老爷的肚子，管家噼里啪啦地拨打着算盘，厨娘的助手单单是拔鸡毛、鸭毛就足以累垮身体。

用厨娘的话来说，马老爷的肚子简直就是一座菜园和一座畜牧场。

每个见识过马老爷食量的人都会惊叹不已。

马家堡至今流传着这样两种传说：一种认为马老爷的肠胃结构与众不同——他的胃是滚圆的，体积比常人要大四五倍，他的肠子不是像常人那样盘根错节，而是一条肠子通到底。

正因为如此，马老爷每次总是站着吃饭，吃完饭之后就出去出恭，出恭之后再吃。

另一种说法更离奇，说马老爷的肚子里蹲着一只饕餮兽，它每天都张开贪婪的大嘴吞咽食物，而它的尾巴变成一条直通终端的排泄管，马老爷每天必须拿大量的食物来侍奉这只饕餮兽，否则它就会在肚子里乱叫乱咬，让人没法子安生。

所有的人都说得绘声绘色，仿佛他们就是马老爷肚子里的一条蛔虫。

马老爷以为，吃喝拉撒睡，吃居首位，是含糊不得的。

他在饭桌上定下的一些规矩至今仍被马家堡人当做家规来遵守。

马老爷说，吃饭前一定要净手，饭后一定要漱口；饭要自己盛，让别人盛饭迟早会被人家夺了饭碗；马老爷说，坐在餐桌上，先是要有坐相（说马老爷站着进食仅仅是外界的谣传），不能跷二郎腿，不能摇膝，不能把一只脚弓起来踩在长条凳上；马老爷说，吃饭大似皇帝，人人都要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能随意谈笑，因为嘴在那个时候是专门用来进食的，而不是用来说话的，一旦食物从嘴里进去，话儿从肚子里出来，就很容易在喉咙里发生冲撞；马老爷说，吃要有吃相，吃相如虎、如狼、如狗、如猫、如鼠、如猪、如鸡等等，都是恶相；吃饭时弄出太大的声响也有失文雅，必须忌讳的是：嘴里发出吧嗒吧嗒声、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声、鼻孔里发出哼唧哼唧声，更糟糕的是肚子里积聚的浊气急转直下，变成一个响屁，那时可以用咳嗽的声音、凳脚移动的声音加以掩盖，或是迅速起身离开；此外还有一些事是要忌讳的：不能将筷子插在饭碗里头（那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在冥饭里头插两炷香），不能拿筷子敲打空饭碗（那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街头乞儿敲打饭碗的下等相）。

<<树巢>>

媒体关注与评论

既有的文体概念常常会遭到创造性文体的挑战。

东君的《树巢》如此不计后果地敲碎了一面完整的镜子，又让这些碎片从不同的角度映照出事物的不同面相。

这些碎片由戏剧对白、记者访谈、年谱赞文、书信、年谱等文体巧妙构成，经由一条叙述主线串缀在一起。

但这种冒险的做法并没有打乱整个叙事体系。

作者超乎寻常的虚构能力和想象办保持了故事的完整性与结构的和谐性。

我相信作者选择这样一种疏离常态的写作方式，肯定有其独特的美学寄托。

——吴俊（著名评论家） 东君身上有着学人素养与世俗情怀。

这两种特质就隐含在他的鸿篇巨构《树巢》之中。

这部小说是以伪圣经的口吻讲述一个家族故事。

以雅说俗，或以俗说雅，便使得小说在不经意间充满了讽喻力量……他的文字让我想到“树巢”这个意象本身，无论“树巢”悬得有多高，树根总要扎在最低处的。

这意味着，形而上的哲学观照必须有赖于扎实的叙事技巧。

——王彪（著名作家） 东君的小说延续了早期发表在《大家》上的中篇小说《人·狗·猫》的写作路数，义无反顾地打破文体边界，从而获得了一种开阔、浑成的异质之差。

——海男（著名作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